弢槃集文

錄

族譜序　家傳　哀詞　銘制

族譜序

人之生也莫不本乎祖即莫不各非詳其祖不幸遭世多故遷徙靡常或微而亾其世焉猶必本受姓之始以箸其宗此人之常情亦古今之通義也然而宗之亾卽由乎此非亾於非詳正由夫非詳之過而轉亾焉葢古今氏姓之亾其初亾於世變其後亾於譜何言之葢自秦楚之際天下大亂而姓失漢徙豪右實關中大姓去其土簪而姓又失兩晉雲擾中原混淆而姓又失唐人多新族而姓又失五代之亂而姓又

失宋之南渡迄於金元而姓又失故雖漢宋明三代之祖貴爲天子而皆莫能指其高曾焉若是者世變爲之也古今氏族之書如林其一二出於古而可信者旣亾於是私譜家狀始多誣坿不可信惟私家譜狀不可信故官爲之正其失而官書之疏妄更甚於私譜由是天下無復有千年可徵之氏族矣昔在魏世置九品中正州郡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家有譜牒官有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以制婚姻故世本及鄧氏官譜雖亾而天下猶得因應劭風俗通杜預公子譜王儉百家譜何承天姓苑魏收河南官氏志等書以存周官宗人之遺法及至北朝有以二字三字複姓改爲一

字如破多羅改爲潘與古姓相亂於是有中原古姓有代北姓唐以後又有通譜有賜姓有改姓如理改李有冒姓離合出入遂不可稽唐人最重譜牒太宗命儒臣撰氏族志而國姓卒無定論林寶撰元和姓纂而不知己姓所由來孔至撰姓氏類例欲剗去張說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學者多摭其誤而李延壽沈約白居易等自述其先皆取世譏嘲又何責於杜正倫郭崇韜擬鄗肅人乎鄭樵備唐人譜牒書如氏族志姓系錄衣冠譜開元譜永泰譜韻略姓解等或主地望或主音聲或主偏旁夫音韻偏旁止可爲字書韻書初無與於姓氏若夫貴賤無常地望安可專主然而後世爲家譜者率單主李林甫郡

望之書爲據若是者皆書之失也以世變若彼以書若此由是天下無復有千年可徵之姓族矣且夫郡望所繫大抵斷代自秦漢以後其善者固有合於祖有功宗有德矣而於神靈之裔司商所協蔑如也世俗之人所見陋不能遠覽古今詳攷厥世又不能闕所疑而藏於相沿陋說傅引無稽不亦蔽乎即所望不謬而所望以上得姓受氏之祖或弁髦相忘而莫之稽所望以下中閒數百千年絕續遷徙之蹤莫之攷所望之人同時尚有諸族一概置之而勿之道其尤異者本非同望而或扳重門蔭或貨鬻先祖因緣以爲賄利總之邪望之失其始偏重閥閱貴近遺遠其後依托謬妄以異爲同

欲由此攷信要難故不得與古者宗法同善顧氏亭林謂古者以祖之所自出謂之姓姓本於五帝若嬀子姬姜之屬春秋諸侯於公子公孫卿大夫有賜氏賜族氏族本於春秋若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以伯仲之屬通志弟爲二十七類戰國猶稱氏族漢人則通謂之姓於是姓氏族混而爲一竊謂族也者不以昭穆親近相類聚而得名書所稱九族也故得與姓氏同文若夫得姓受氏之始爲祖別子亦爲祖氏姓所同出爲宗繼祖者亦爲宗故有遠祖焉有近祖焉有大宗焉有小宗焉先王因而制爲義與禮以綱維而紀屬之是故由身而上至高祖爲近祖自高祖而上爲遠祖遠祖親盡服絕而於其中有

戚功德而為不祧不遷者則凡同出其後者共祖之共宗之所謂大宗也次於始祖是故同姓而不同望者有之矣未有同望而不同宗者也同姓而不同望者謂同此字與音而不同氏族所自出如瑯琊太原京兆之王楚公族及姬姓代北之潘是也又有同宗而不同望者則地望房望之屬如博陵之東崔馬冀之別王是也非百世不遷遠祖之望也方氏出於方雷其望有三曰河南曰開封曰丹陽而大宗推河南出於方雷語見風俗通而方雷氏見國語大戴記史記信非妄矣推獨河南之望吾且信之且疑之而終莫能指其實也何言之六朝以前氏姓書吾不見矣唐以來官私所撰統志類

於本姓之下署曰某郡或曰系出某郡而皆不詳其所出之故及其人名位功行之所由惟私譜家狀歷歷言之大抵誇作名字以實其誣及攷其時地事蹟莫不牴牾無憑者河南之望由來已遠信則信夫氏族書之云皆然矣疑則疑夫其時地事蹟之經莫可攷也林寶姓纂無方氏惟於十陽出方叔姓云鼓方叔後引漢有功臣方叔無咎謝枋得祕笈新書所引於十五灰出方雷姓云方雷氏後女爲黃帝次妃生元囂螽古諸侯國也下引漢雷義諸人鄧名世古今姓氏辨證於方姓下云風俗通曰方雷氏之後下即引唐睦州人方干云云而絕不及周漢兩代人通志氏族略云周大夫方叔之

後風俗通曰方雷氏後漢有方賀唐有詩人方干宋朝方氏爲著姓閩中多有系出河南云云夫此數書皆名籍也鄭氏尤自矜其箸以氏族略爲弟一而所詳不過如此至於淩廸知萬姓統譜箸儲亦無紘惟妄引何書造僊儼之名謂與儲俱仙去至爲不根其箸方望既曰爲隗囂將軍矣而乃以屬之晉朝明人之陋大抵若是不足辨矣竊嘗攷之傳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故言氏姓者黃帝之子孫爲多虞夏商周皆是也獨方雷爲帝子靑陽之母氏箸爲國姓譜方族者或偁方雷爲黃帝之子殆不學之陋也特方雷之裔其族甚單在虞有方回爲帝舜七友在周有

方叔爲宣王卿士在漢前書百官公卿表哀帝時有廷尉方賞乃東海人後書光武紀有方望後爲隗囂軍師以畫策不用而去賞平陵人則不知此二族前孰爲祖後孰爲宗也若五行志安帝時有方儲對策不詳其爵里通志云漢有方賀其爵世亦未詳賀或即賞字之譌惟方氏之爲私譜者向來咸偁西漢末有曰紘者爲河南守避王莽之亂遷歙之東鄉三世至黟侯儲當章帝元和初舉賢良方正歷官太常卿封於黟及隋開皇間有惠誠者爲歙令其子叔游愛歙之山水因家焉距黟侯十九世矣其後有自歙遷發源者遷環山者遷嚴鎮者有自發源遷嚴州者嚴州之方在唐有詩人干

生三子曰珠曰瑁曰理最爲蕃盛自是方氏散衍天下閩越吳蜀楚粵皆有或本於黟歙或本於婺源或本於嚴州或本於環山嚴鎮不暇一一攷要莫不各本其始遷之祖以著爲族而同以河南爲望蓋自唐宋以來未有或易之者也吾以爲方氏在陳隋以前不可詳而在唐以後則可稽其望河南也不可知而其盛於黟歙嚴州則信而可知也何言之河南之望未詳所由竊意郡望之始起於漢徙豪右實關中大姓各繫其土著以自別若曰此某郡之著族耳其後歷代南北遷徙一時著姓亦各相沿此制以爲偁故陳隋以前姓氏書因之唐人不知恐憑其私牒撰爲名字以專其派唐以後作

姓氏書者益昧其故而相沿不改河南之望且不專屬之方氏而方氏又豈必名紘者果嘗爲河南守而尊之邪且紘既遷歙而著其望矣而惠誠叔游又帶何望而來邪淳安方氏譜曰紘與儲蹟用具謝承後漢書按七家漢史皆不存而承在司馬彪前彪不應不見承書而所作郡國志於黟縣下不云爲侯國則黟封實未可信吾意方氏嘗有著姓在河南官氏志者其後裔微而其子孫有帶望而遷於歙襲河南之名因鑿空紘與儲之爵位以遠屬之漢世爲若家於其封以夸榮當世爲氏族書者不暇深攷其本於魏收書名之謬亦因相沿云爾紘與儲爵位行蹟他傳籍皆畢記而黟歙之族實

蕃衍至今惜乎吾不得隋唐以前之書而攷之以訂其是非而姑以出於彭蠡近而可信者敘吾譜而河南之望則姑存而勿論可也昔歐陽永叔為家譜不望渤海蘇明允不望武功皆慎言之也而鄭樵悉獨著之又不能言其故始所謂疑以傳疑者與吾族自明初洪武間由徽之婺源遷桐而其始遷之祖以上載於徽譜者不可攷而前此有於宋元間自徽之休甯遷池口再遷桐城而其始遷之祖以上載於徽譜者亦不可攷不可攷則各以其始遷之祖為之小宗而以徽族為大宗之望此固人心義理之大公而亦後世私譜之通義不獨方氏然也厥後遷池口者居桐而族大貴而吾族獨無

達者昔謝氏自受姓以來久微而盛於晉宋齊梁之代遂爲天下望族蘇氏自唐初遷於眉至宋洵軾父子而始顯方氏自唐代以前史傳箸氏姓者絕鮮及宋而漸著至明而大盛此門運遲速所關有天命而不可知與將因形家之言舉三代而後之貴賤榮悴隆替悉歸於先祖墓田之祥如袁安之事者與以吾方氏二族之在桐城者攷之益信不爽焉嚮人之有世譬水之有源源遠而末益歧是故人賢且貴者則箸不賢而微焉者則不箸亦如水之大者則有名而其支流之微者經亦略焉自黃帝時之方雷至虞舜之方回三百有餘年自舜之方回至周之方叔千二百有餘年自漢廷尉賞軍

師望對策之儲至唐處士千七百有餘年以蘇明允之言計之三十年而易一世則爲百世矣百世之久而僅得此六七賢則其餘之微而不箸隨世磨滅者固多矣處士之祖由婺源而遷吾之祖亦由婺源而遷由處士之祖以及吾之祖又千有餘年而其世之微而不箸隨世磨滅者猶之昔也其不箸也固由賢且貴者之少而明允乃歸之譜之不立其詞彌而其意則隱矣吾則不然夫世之不箸由賢且貴者之少其得存於今則世固未絕也不箸者吾無如之何矣幸而未絕不至如眉蘇氏自高祖以上不可詳則安得不爲之譜以紀之以同吾一本之恩也獨是以久微之世而爲之譜不溯姓

源則爲無始紀之則來遙遙華冑之詒然後歎歐陽永叔蘇明允譜法仁至義盡爲萬世不易之良則也其法斷自可見之世即以爲祖而凡遠而不可詳者截而置之譜以紀世非以紀貴譜以紀信不以紀虛也雖然不攷歐蘇所以爲譜之意與夫所以爲譜之法而曰吾法歐蘇也則亦徒慕其虛名實未覩其箸撰葢宋承五代之季仕宦遭亂奔亾失其世系百餘年間士大夫茫然莫識其祖又有私鬻告敕僞易昭穆族姓大淆永叔明允悲焉傷之始刱爲族譜以紀其世大抵皆有懲於誣坿之妄而本其確信者譜之非爲盡制以盡倫焉故其於得姓受氏遠近分合攷信墳籍不疑不惑萬世爲

昭及其斷而爲之譜也挈通新義例法謹嚴一出以精意上法孟堅子雲而一洗魏晉以來之陋傐傐乎爲千古不多見之作所以可貴世俗無聞不足以知之既未見其書又不悟今俗所爲迥與其法相戾而猥曰爲譜必法歐蘇也此與耳食何異吾嘗綜詳其法以與今俗相校蓋有二失七不同焉歐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亾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元孫而別爲世譜以夫人子孫相繼人人有高祖人人必爲人之高祖柰何截以五世乎此歐譜之失也蘇氏爲高祖不可攷不得已而斷始於此猶之可也而使後世之得爲譜者人人遷其高祖之父

別存先譜則就此人之譜觀之不疑於無始乎此蘇譜之失也蘇譜列序上世名德遠自神靈及於益州長史味道皆以親盡斷而不譜而別錄於後今俗所爲其於詳略之識非失之誣則失之漏其不同一也蘇譜横敘各望如列屏如懊繡令俗所爲概統於一望其不同二也蘇譜斷始高祖益無如何而不得已今世爲譜者莫不起於始遷之祖而始遷之祖又不必適在五世也其不同三也蘇譜法曰必嫡子而後可以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今世爲譜者不必嫡子嫡子亦不必咸能爲譜而高祖以上亦無可遷其不同四也蘇譜法曰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

夫者而後可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者其法皆從小宗今世宗法不甚講又一族之中爲大夫多有且有父子兄弟同時相繼爲大夫孰爲大宗孰爲小宗其不同五也蘇譜獨詳且尊其所出而其他則否歐譜亦云詳其親者近者而略其疏者遠者其所爲者雖屬親支小宗私譜而固已有詳略之殊不如今人之譜詳則俱詳略則俱略壹視人之行歷以爲之準爲至公也其不同六也歐譜蘇譜皆專主繫世而後世之譜多載傳贊揚美虛詞其不同七也最此二失七不同而世爲族譜者經必詆之以爲僻首則以其反古斷始因而實同歸也故吾今爲族譜雖本

歐蘇之法而亦少變通之兼用鄉先生姚姬傳先生譜法期於世次易明文簡易檢冊輕易挾其法以始遷之祖爲之大宗二世以下各從其支繫所出爲之小宗小宗每九世爲一卷從二世起盡今日而止長房畢再譜次房亦如之以今日修譜之人爲斷各於其本支推其長房長子一人爲嫡如長房絕則推其次長蘇氏所謂惟嫡子而後可以爲譜也自此人本身上至高祖下及其曾元繫九世共爲一卷又旁及其高祖之兄弟每房爲一卷曰此九族五服圖也高祖以上又繫之以及其高祖至於始祖而止今日修譜之嫡子以十八世爲率其下不及九世其上必斷自十一世起而虛其子孫

曾元焉其有過九世者則以所過之人別冠爲卷此歐蘇法也但歐蘇截以五世吾法以九世歐別爲世蘇別爲譜吾但別爲卷耳別爲卷以便支族之易攜挾此姚法也但姚譜三格吾依歐譜五格此史漢表法本無定也約曰凡同大宗始祖者休戚慶弔皆必相問遺同小宗者加密厚焉同高祖九族者又厚焉若不幸有烖禍九族不能賑者小宗同助之小宗又不足者大宗共助之所貴爲族譜者爲將同吾一本之恩譜爲聯倫篤親作也非徒繫其名位卒葬婚姻而遂已也吾族既無貴顯不登朝列則其功名行業已無可紀惟其敦德懷仁內行修美學業優殊者略敘數語以視子孫而傳誌

虛美之文概弗載入此歐蘇法也亦姚法也

族譜後述上篇

昔賢之論皆稱自秦漢之際而宗失自世本書亾而五代之氏姓不可攷秦漢之際王者興於艸莽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本書亾故漢魏之人碑文所述氏族之始皆不足據及兩晉雲擾而天下之姓謚以淆亂宋齊隋唐最重譜牒然大抵矜門戶崇郡望啟世訌爭紛紛可鄙於是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遠引名人非以自重其開灼然可稽者不過止於漢晉氏族之書多依託謬妄海內名家五音望族流品雖高其言姓源率荒渺難憑是故譜盛而宗愈失昔姚覺及

顧亭林皆嘗欲由唐虞三代分次其所從來列攷受氏之初以類族而反本意良善矣究之姓源雖得數世而後盛衰崇替遷徙不常或絕或續其世次仍不可攷於是而宗又失然後知歐蘇二家及近世姚譜法爲天下萬世不易之良則也歐蘇譜法大抵就今日所確而可知者斷以爲譜推其本同節爲大宗合其近屬聯爲小宗凡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大宗雖遠而得姓受氏之本及歷代有德之賢後人不可不知則略錄於後序而不以入譜姚譜之法則各異其房支使其九族近屬聯以相從慮不幸而有離亂遷徙子孫便於挾攜故爲之小字十行本以易夫方尺之巨冊焉嗚呼此其用意

非具有至仁之懐而兼有問學淡思者孰能與於斯故天下不患宗之亡而患無譜法萬氏充宗乃謂宗法與譜法不相謀者非也其言曰一族可同一譜一族不止一宗似也則不知譜之所紀以何立法其言亦甚疏矣方氏出於方雷於虞有方回於周有方叔於漢有廷尉賞軍師望對策之儲於唐有詩人干宋以後漸蕃達者漸衆明以來幾於天下徧有其姓矣而又忠節儒林文苑貴爲節撫宰相者接迹於搢紳遂爲海内感族大抵皆出於歙嚴所遷而同以河南爲望惟獨河南望之爲紘而遷歙與夫儲之封黟徒見於氏族書而此外莫攷且歷魏晉六代數百年以來而其世無聞則未知果

家於其封歙嚴之族果必其苗裔果自漢世緜延以至於今世遠莫能指也晉此疑滯久不得豁欲得徽譜證之而又不可通方族出於徽則徽譜曷為不通曰往者遷池口之方恪敏公問亭先生重輯宗譜移書徽之宗人以求其世而徽宗不應是以恪敏所修桂林譜於其始遷之祖以上仍缺其世數而不可詳彼族至貴而徽之宗人且不應矧如吾之族寒望微其何能得之是故方氏之大宗在歙而他郡縣所遷之族概莫得敘支派焉昔人言北人重同姓多通譜南人則有比鄰而各自為族者信矣吾族自明初遷桐先世載徽譜者既不可稽遷桐後支譜不幸又遭明季兵燹失之八世叔祖

吉生公僅有藏本而殘缺過半康熙己巳始重輯而增修之據此本也葢賴是而先代之世次略可稽攷公之力也公名學員後棄家爲僧號餐霞和尚自康熙戊戌至嘉慶丁巳族人嘗一重修之閱今又四十餘年矣小子東樹始得而論次之

族譜後述下篇

氏族譜牒之系其偁有三曰郡望曰地望曰房望郡望已見前篇地望者始遷所在之偁如歙巖方氏之有鸕鷀巖鎮環山也吾族自婺源遷桐城始居魯谼其後亦散衍他邑及各鄉而必以魯谼繫其望不忘所自始也魯谼方氏無顯者族

人或恥之不以爲榮則曉之曰人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爲能有德與賢否耳而豈以盛衰崇替爲優劣邪古有始盛而後式微者欒郤胥原降在皁隸矣亦有始微而終大者則三代而後之氏族皆是也然則盛衰崇替政由於人非以其世紉吾族固本神靈之裔越虞周而來者邪馬冀王志高平王沈博陵崔顯近世華亭放鶴莊王氏皆傳於世世豈藉其宗而始顯邪且亦人能榮宗耳宗豈能榮人乎是故同一盛族也而或恃其門地恣爲惡行則不特閭里皆賤之雖其宗人亦醜之而不願引以爲族矣而如有人能勸學修身積功累仁其行足以孚鄉邦其學足以重當時其名足以永後世則其宗

賴之以榮矣而其鄉人亦且樂稱之以爲美也斯義也古今陳迹不可勝談要稍知書者咸必能信之是故人貴自立耳立身而後可以教家教家而後可以教族教族而後可以教國教國而後可以教天下教天下而後可以教萬世夫人之爲行至可以教天下萬世而不足以榮其宗乎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今當纂修宗譜之日凡吾族人倘其繹思吾說而務勸學修身積功累仁上有以承其先德下有以蔭其子孫久之不息後必有以魯碩易河南之望者而何榮如之既以應族人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蓋吾聞之先子曰吾族自遷桐以來世以耕讀教子孫雖無顯達大都敦固純實無

爲惡者當明季天下多故流寇躪舒桐間六世祖諱柯字龍宇與其弟鳳宇祥宇等五人團聚堡砦於虎頭山居鄰遠近相依者數百家結和包陣以禦寇頗多殺獲自是賊之掠山者畏之不敢入比於古亦所謂有功烈於民者也有四子皆早卒竟無後歿後鄉里不忘公德爲廟祀於本宅旁立公及弟四人木主以報饗焉至今有水旱蝗疫禱輒靈應其地在下瀆冲保土名石船底公故與左忠毅公善此廟亦與左氏松鶴菴相近及我曾祖諱晙好讀書是時宗老閑阿先生及諸耆宿老儒胡莫齋孫華農吳抱雪等講朱子學刱尊聞精舍祀朱子而以呂氏鄉約敎於鄉曾祖既與諸人友因命吾

祖師事閑阿曾祖母江氏故舊族性嚴毅克謹於禮法生四
子長即吾祖吾祖內秉嚴教又得諸耆宿爲之師友故德器
成就卒爲名儒吾祖爲學宿成少有高名所交盡一時知名
賢士當乾隆初海內文章尚繁縟吾祖獨師戈于子講論因
與其友張彌展輔贊吳井遷直邏江左同人文甑及嘉譽集
以崇起先正矩矱金壇王太史罕皆嘗僴先祖及左廉姚鉋
葉酉王洛張瑚周芬佩胡邦𣁽江有龍王師旦文號龍眠十
子而安興儲大文亦僴先祖及沈德潛周日藻曹階王之醋
高炳周振采蔡寅斗葉酉江有龍文爲江左十子刻以行之
又嘗在金陵與韋謙恆王鳴盛吉夢熊秦大士蔣宗海曹錫

端等一百六十四人爲文會而先祖年最長執牛耳焉寶山朱栢嘉定汪廷璋同編爲齒錄名曰秦淮文匯乾隆丁卯戊辰以優行貢入成均祭酒陸鳧川先生銑欽其名不敢以諸生禮接之是時海內昇平無事深山窮谷遠方奇偉之士皆出乎仕畢集京師因益得盡交當時賢傑丹徒王禹卿文治嘗以文贄見先祖謂之曰君他日當以詩名世文可不必爲之王自是遂不復爲文夢樓詩集所偁舊游彭與方是也彭丹陽彭晉函也在京師初主北平黃崑圃叔琳家後主少司馬觀補亭保又嘗與友劉耕南同主吳荊山士玉後爲八旗生敎習歲滿　詔以知縣用先祖不樂就溫給諫如玉及葉

庶子西視學湖南皆嘗延先祖至楚所刻試牘暨小題皆經
先祖改定號稱極佳而先祖每題亦必自作之其文深峭奇
闢似周秦子家而壹發宋五子之奧蘊今此稿存家中嘗著
楚游隨筆四卷皆攷證地理之言爲黃認廬登賢借去遂失
之先是己卯觀少司馬典順天試銳意欲以弟一人處之故
事順天試南卷不得弟一故也因明告諸同攷官而常州劉
編修某嘗有嗛於先祖因屏匿其卷及搜得之已污抹不可
用觀公太息後壬午觀公再典順天試先祖遂不試明年旌
德呂光亨以給諫視學山西因請先祖至晉會病血症不任
勞劇而同里門人姚羲輪時爲淇洞令因請主其邑之玉峰

書院乾隆二十八年也時余年十二隨姚人赴山西侍先祖讀書一年而先祖病歸旋歿嘗楚浙獄起同里孫學顏上元車鼎賁鼎晉皆牽連及於禍先祖傾身經理爲媿嬪持喪南歸門人姚刑部鼐所爲誌墓文嘗次述其事姚編修範嘗稱先祖文似明羅文止詩似宋楊誠齋云先祖諱澣字巨川晩自號待廬以乾隆三十二年歿距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享年七十有一娶洪氏夫人生三子烈述訓述早卒伯父烈無後以弟某嗣吾父諱訓好善能文事親孝與兄弟篤愛與朋友篤信鄉閭之人無親疏皆愛敬之生於雍正二年九月歿於乾隆四十年二月娶胡氏夫人生四子而吾居長此樹所聞

於先子云爾先子諱績字展卿晚自號牧靑生於乾隆十七年七月初五日歿於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四日娶鄧氏夫人生子女五人惟樹獨存繼娶姚氏夫人無出繼娶吳氏夫人生子女五人皆不存先子少有異稟十歲能讀項羽本紀姚編修範贈曾大父詩所謂千言畢覽十齡孫也其爲文清深雄傑詩學退之山谷刱意造句必出於常人之境皆棃行於世坎坷貧困抱志以終先是大母篤病久是時家甚窶艱藥餌旨甘不給先子老而憂生是歲主無爲州繡谿書院歸感疾數日而歿時東樹在江蘇胡中丞克家幕不及視含斂其衣衾材木蓋俱薄嗚呼尚忍言哉明年大母歿東樹旅

困江甯亦不及覩含斂其衣衾亦俱薄嗚呼尚忍言哉聊書
而藏之家使知余之恨而已吾祖生四子八叔父殤三叔父
早卒無嗣七叔父未娶以貧不能相保聚致令客游半世蹤
迹無定在丙子丁丑先子及大母喪皆嘗一歸而旋出自是
至今不知存亾矣每一念之痛纏心髓身旣迫家累欲往覓
之又無從使我永負罪於天地矣叔父名茂元字乖默生於
乾隆丁亥八月十八日午時長余六歲幼同學極相狎愛生
平無邪曲之行污下之心惟性剛不能容物可以質鬼神而
不諧於人竟以是坎壈惋憤以終魂靈不返酷矣極矣叔父
工書剛勁蒼古無柔媚態稱其性情余自忖不獲久存於世

終不可得見遂爲之立主以祀於祖父母之側嗚呼其或相遇於九泉也道光十一年五月日小子東樹謹述

曾大父逸事

大母嘗述事曾大父時爲東樹言曾大父事曰曾大父體貌甚偉氣蓋儕衆性嚴毅不可犯嘗於居宅旁搆書室十餘楹遠方來學者悉主之有六安鮑先生遠砦者年四十餘矣偶有小過叱令長跪鮑先生亦無幾微忤於言色又有一生偶背呼其妻父之字其妻父故與曾大父爲執友聞之誚讓再三固欲屛逐之不使列於門嘗邑中騎而歸時日已暮於路昏黑雨甚度不可抵家又不可返遂啟道旁何氏攢宮繫馬

於外坐於棺側達旦又嘗昏晚聞門外馬騰躍以爲與鄰馬相踶齧也出叱而逐之及牽馬不行乃擁而抱之歷階而上及入視衣皆血殷然後知向爲虎所搏也東樹既聞此又觀曾大父自敘詩集云嗟呼生平志氣之盛豈屑屑託文業以傳然則曾大父胸中所懷蓋未可量也

大母胡孺人權攢銘

道光七年東樹葬先考妣於武嶺龍井灣先是曾王父母殁七十餘年大父殁五十餘年皆浮攢淹久未葬東樹嘗以爲痛立意首葬曾王父母次大父母次先考妣非徒爲順世及之次亦所以安先人之心者謂必如是而後爲得也及卜穴

術者言山向於曾王父母不利又是歲先攷妣攢室生蟻食棺皆穿易材而改斂之懼來歲蟻復生也於是遂從權而葬先攷妣焉近日桐城卜葬最難雖有大力者且數十年不能得一穴余家停棺三世將事無期東樹自忖生世無幾思力舉之而後瞑目然不能自期必因各豫爲之志曾王父事行略見於族譜後述大父處順境事皆庸行又其歿也東樹始三歲無所省其略見於先子所述者雖不詳然有以知其爲篤行好善人也大母姓胡氏生於雍正七年己酉而歿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嘗逮事曾王父母以孝謹得曾王父母歡性剛明仁厚舉動有常終身無疾言遽色自大父之歿也家

謂落大母辛苦持家備歷慇艱其前不知自東樹省人事則見大母汲爨浣濯縫紉灑埽常日不暇給前後要骨肉死喪二十餘惟五姑及八叔父早殤長姑適陸氏三姑適洪氏六姑適姚氏皆先於大母二三十年而亡皆有子女而皆無存三叔父娶而無子早亡惟吾父及七叔父存而大母之歿也吾父先一年亡七叔父雖近在郡城亦不及視含殮是歲東樹旅困江甯漂轉揚州聞計悲號竟不能返明年始歸乃得殯大母於灣楊梆樹之墟東樹少喪母體羸多疾凡衣履縫綻頭足櫛沐以及飢飽寒煥之節疾痛痾癢之變實大母辛勤撫育以有此生逮受室後大母之勞始得休息而亦旣耄

老矣東樹迫生故早客外不能居侍是時家尤窮空飲食衣服之需不能備具每在外思念大母仁慈辛苦而無以報酸悽心骨不知所爲大母最憐愛七叔父而東樹嘗爲百計營護力卒不能保聚嗚呼東樹之不孝負恩倘何處而可以贖此罪邪胡氏世爲桐城人有老儒莫齋先生其子名田字雍則者與曾王父交最篤故締婣焉是爲大母祖及伯氏令其世絕祇知外王父諱震蛟其餘不可詳銘曰

殛之磬兮恥維罍思勞瘁兮哀逾滋栽兮蔚兮同枯萎嗟孫蒿兮又誤之茹痛莫告兮永銜悲

先人詩集六卷道光丁酉夏六月栞於嶺南其費則光方伯律原所佽助也雕造既竣其不肖子東樹謹述先人之言曰蓋昔人有偁鶴立雞羣者世幾習聞其語而莫喻其與物之妙也如鶴也則雖折足塌翼病頸一望而知其鶴也即三尺童子不能謾之如雞也則雖爲之金距赤幘而其德情才性終不能改其爲雞也夫爲人與爲詩文亦若是焉則已矣吾友恆病余閱人文字少可多否嗟呼余豈得已哉蓋通城大邑或不見一鶴而連郡比屋莫不畜雞吾安能面欺以連郡比屋之恆畜而以當夫珍禽之刮目哉且夫鶴之貴於雞也在胎與卵之時而已異非修飾毛羽習其音鳴態度而可彊

似之也古之詩人如太白子美退之子瞻四公含茹古今併造化塞天地如龍象蹴踏如蛟螭蟠拏當之者莫不戰掉眙慄邑變心死降而若半山山谷沈思高格星露面目與衍縱橫雖不及四公之燀赫而正聲勁氣邈焉曠世雲鶴戾天匪雞所羣不其然乎律原最嗜先人之詩嘗謂其體導源於韓其捌意清而愜其造語堅而從其隸事敏而給有后山之沈鍊而去其拙鈍有誠齋之警健而去其麤厲使讀者如游芳林鬬琪花有愛賞而無厭憎殆半山山谷之亞也且謂斯集也後有精鑒如晁陳者必著錄斯詩也後有爲總集如殷璠元結高仲武者必貴選故亟促余梓行之也先人之言嘗如

彼先君之言又如此令不肖寢葬旦夕且死因編次遺稿妄合取以名集將並先君之論奏以質於地下庶倘亦愉召而領之與夫鶴鳴則必有子和惜乎不肖之弗克和之也傷哉

不肖子東樹謹述

先母行略

吾母姓鄧氏桐城世族外祖諱林外祖母陳氏乾隆丙子副貢生諱傳之妹也陳爲邑中名宿凡邑士之有名儒者無不出其門故爲先曾大父門人而先君子又及其門故以其女甥女爲外祖無子嘗繼弟之子以爲嗣而不能振生四女而吾母序居長吾母以乾隆十四年己巳七月十七日生四十

八年癸卯八月十九日卒得年三十五歲是時吾父應江南鄉試樹年十二歲家無長年大母卒七叔父實主喪事吾母性慈仁而訥於口未嘗答東樹生弟妹凡四人惟東樹獨存憶歲壬寅東樹年十一初學作文吾母喜代以陳於吾父識此而已他皆不省男東樹泣述

繼母姓姚氏外祖國學生諱興易外祖母葉氏母以乾隆癸未年七月十八日生甲辰年來繼室先君子丙午閏七月初九日娠母來東樹未絕衰憐東樹無母而多疾年雖未久而所以撫之者甚有恩母娠時東樹猶少不能有報焉先君子以母之無出也揭葬之松窠尖祖兆近側

繼母姓吳氏外祖王父諱生𦒿舉孝義行事載邑志外祖諱某無子外祖母張氏母以乾隆戊寅年七月二十四日生丁未年來歸先君子是時家久窮空母來即値艱窶常冬無絮衣薪米日缺惟以假貸給朝夕先君子性卞急見逋責多卽誚讓吾母則泣已而又然以爲常盖三十年未嘗一日寬也及先君子歿然後乃不任家事然默念兩家不振及前後骨月死喪之慼常含悲哀母性慈仁見人苦者歎之不去口東樹以家貧早作客久不歸歸則母必手治飲食或漿酒以飲食東樹所以憐恤之者甚至今永不可復得矣尤爱憐次孫己丑年親見次孫娶室是時疾已劇及新婦始彌月而吾母

遂歿十一月三十也東樹事三母惟與母相依最久所受愛恩最多故思吾母尤無窮丁亥冬葬先君子於武嶺龍井灣以鄧母祔吾母無幾微介於意見於言面東樹念無以慰母心跪而告曰他日吾母百年後當從大母以居俾子孫無失祀母生弟妹五人皆不存故也道光十一年五月日男東樹泣述

姚氏姑哀詞

先君子女兄弟四人五姑早殤長姑適陸氏其歿也樹不見三姑適洪氏歿於乾隆四十七年樹時尚小無所省惟姑幼在室其相聚也久其愛樹尤篤其遇尤屯其家之事尤悉故

爲之嗣以鳴吾哀比於曾義姑及杜甫之姑焉自吾母歿樹依大母以長姑憐余所以提挈護視之者無異於母乙巳姑年二十一適姚氏夫名通意字彥晦佳士也爲湖口縣知縣諱孔鈞曾孫副貢生諱支華之次子支華字讓伊夙有奇才高名於先君子爲前輩而相善嘗命通意從學而其兄通昀與先君子交尤篤故締姻焉姑於次弟六生於乾隆乙酉三月二十八日性孝謹仁明言動重厚於事尤識大體歸姚氏周睦上下無不敬愛未數年而其家運漸屯舅患風疾伯氏客廣東遂諠窶艱無何而舅歿無何其姑又歿於是姑之夫亦出客徐州姑遂獨持門戶上事姑下撫兩姪女恩勤備至

其姑病困牀席彖年典質既盡假貸以贍朝夕力不能多置僕婦凡汲爨浣濯縫紉饋食悉身親之及其姑歿又力嫁兩姪女竭力資送皆備情無失禮文而身衣穠補綴無一完善食未嘗飽初姑之嫁也吾家貧所以資送之者無一長物當是時吾幼不知及是姑遣嫁其姪女竭力爲之始告樹以其意而泣至今思之恆痛於懷姑食貧屢空樹日往視雖無慼容悲苦而竊窺其形日以瘠其意色恆慘沮癸丑之冬樹受室其時姑疾已劇而猶彊支爲言笑明年甲寅二月竟以貧餓而歿年止三十歿之日竈冷無煙一稚子在側惟泣告吾父棨棺而已嗚呼痛哉樹尚忍舉其詞哉吾姑之賢明仁孝

而天顧慘虐之使至是哉姑生兩子幼者先亡長者寄養吾家踰年又亡而其兩姪女嫁張氏者未幾皆亡姑之夫客徐州又亡夫兄在粵東三十餘年忽返至江甯而亡於是其家遂絕會其從叔姬傳先生贈以地遂舉其家六喪櫬而葬諸投子山下憶樹少時至姑家其家尊幼無不愛樹者偶值食時樹即佐之陳匕箸若家人然嘗作慎火樹詩謁伊先生亟賞之故其家皆以此愛余也樹久客處欲一上姑之冢竟未果嗚呼樹生平所負於骨肉及長老之期愛者多矣況此冢內六人皆樹所嘗親事如大親者歲月𦘕遷泉途永隔追念平昔其將如此心何因哀吾姑而並敘及之豈漫述哉亦所

以寄吾悲悼之情欲永之於來世焉耳其詞曰

姑之生兮罹百憂姑之歿矣壽孔瘳天屬盡兮無一留覺魂歸來兮聚山邪陬邪髣髴若兮盡優游孰謂善人兮命獨仇雖欲不以之懟於天兮將誰尤

妻孫氏生誌

妻孫氏生於乾隆己丑年九月十三日年二十五歸余今三十九年矣憐其備歷愍艱老病且死乃豫爲之誌道其苦茲述其行及其見之也以慰其心以妻平生知文字爲可貴又樂余之能文也謂庶可以箸其不朽故也妻以癸丑年冬歸余逾二年喪其母毀瘠幾滅性一弟未受室父遠客乃歸代

理其家居一年始返是時吾家尤窮空先君子困處大母老疾無以贍朝夕余迫生故遂出游授經爲養脩俸所入薄不能兼顧妻凡有所需常典質自給嘉慶己未余客江右是歲邑中痘殤一月之間吾兩弟妹及兩女皆亾妻抱其子而哭其女撫其屍無以爲殮妻嘗爲余述其事而不忍竟其詞以居隘卑溼兼患氣中傷得痺疾不能履行初猶扶杖彊起醫者誤投方藥遂致驚廢手足俱攣癸酉年也丙子吾在江蘇胡中丞幕而吾父歿吾母老疾不任事妻以冢婦持家責無旁貸竭力以主大事禮無違者明年余羈旅江甯漂困揚州而大母繼歿妻所以治辦喪事者校吾父之歿而備艱矣頃

年之間叟兩大喪余以不孝皆遠避而獨以委於妻是固私心所慘媿而無可言者也又明年余客粵東妻又爲長子納婦自癸酉以來至於今凡十有九年每朝則令人負之起坐一榻漏三下又負之就席以爲常其餘終歲終日踞坐一案凡米鹽所需追呼所告喪祭所供賓親所接紛至沓來悉以一心一口運之嗚呼是健男子所莫能支而以一病婦人當之其亦可謂難矣妻知書通毛詩予未就傅嘗自課之性剛明厚重有藴蓄蓄慍不形雖甚急無惶遽色雖甚窮無戚容悲語轉側痛苦未嘗呻吟呼天及父母與人言以誠無巧僞哭死必哀見人有苦常慈憫行事有常度明於大義雖無財

而事所當行未嘗廢余賦氣弱自少多疾妻來時余羸瘠不成形又常咯血妻常恐余死以故無論在家在外一心常念余若在病者常舍其疾以憂余之疾數十年如一日余偶歸則所以視寒燠飢飽之節者甚至余意有所欲行但聞言必謹成之從未有一事梗避齟齬怨阻者常默計余所需不待告語莫不夙辦余每念以妻之事余若移之乎事父母可偁孝子故雖非有古人異量德賢而揆之婦行實無所闕其亦可以謂之君子女者矣余嘗十赴秋闈不得售妻謂余曰吾在室望吾父及歸望舅繼又望君而終不獲一如願此雖俗情而其言亦可悲矣余性不洪固好直言人失常以取怨妻

每諫余迄未能改以此媿之余出在外幸與賢士大夫交游妻聞之樂問與商榷人士才性賢否及時事之是非皆能解說其故余不歸歸則如對一良友焉妻母弟仕於廣東爲知縣妻無幾微之念望其濡沫及其弟所以待姊者甚疏亦無幾微之念以爲怨此則余亦服其度之不可及也已吾嘗謂妻曰汝勿死待吾力稍裕能爲若具棺斂而後可斯言也因循十餘年未能酬今歲辛亥始奮然決志爲假貸購材木使匠合成之於余心爲稍盡矣余痛先子之歿也材木未美又感姚氏姑及七叔父之事誓於神明不許厚斂用自罰以𢘿吾心而於妻獨勤勤如此者吾無符偉明之德不敢以妻

予行志又所以報其代余當兩大喪之勞也妻桐城世族五世祖節愍公諱臨曾祖陝西興漢鎮總兵諱建勳祖癸未進士諱顏而邑庠生諱詹泰之女也初妻叔辛酉進士起峘與先君交最篤憂余所作詩文譏於其兄嫂而以女歸焉銘曰

服豫不敢望啟處者生人之常天罰酷於余而以為君姎懵荼薺之匪固性誠壹其如忘銘余詞今使睹要後死之無傷語徵實而無溢允昭顯於德行

書妻孫氏生誌後

辛卯歲在宿松書院作家傳畢為妻作生誌欲使見之以慰其心明年壬辰困阨無聊再入粵謀升斗八月歸阻瀧水不

死妻憫余衰莫奔走不能息忍恥違心而非得已常太息涕泣今年余在常州旅處失意妻聞之加切憤病益增蓋隱度內外人事無有長策生意可冀以紓困者矣余以三月二十五日出門是日意惝怳荒忽步徙倚似不任履行妻勸余少息偃余決然不顧勉彊遂出至東郊將登車瞥覩一道殣人新死橫尸車側矍然知爲不祥及至常州意外遭拂逆五月以來心神不甯憂念家室腸若中絕心如攢刃晝竆無俚迺卜迺筮迺占夢禱神不見吉端八月八日禱於于忠肅祠蒙示杯珓不吉反舍得家書述妻病危篤十四日復禱於文昌帝君亦不吉反舍得家書則報妻以七月二十九日棄余死

矣嗚呼妻事我四十年無纖毫言語之過惟日盼困阨之解辛苦墊隘備罹酷急近歲衰羸尫疾痼癱言氣不屬猶日張空拳嘔心血枝梧日月以祭以養以持門戶以保弱幼余久客於外不能裕所入而室不毀者妻之力也常念三世先柩未葬千金逋負莫償一門十口資生無計余老不支故雖至疾亟宛轉不肯自矜惜醫藥餌饍之弗求以速於死嗚呼痛矣人生有死百年必至之常期惟其貧賤同憂患者難忘其貧賤同憂患而能賢者尤難忘吾又寡兄弟戚屬行止出入惟妻能憫我疾苦諒我端良自今無有能憫我諒我者矣吾聞凶訃已一月屢以事阻不得歸護喪以盡其志且聞其所

以殮者皆薄嗚呼黔婁之婦之殮黔婁也不肯斜其手足以君之賢必能自怡吾不及與之也初吾聞報自悼身景淒涼如此窮塗錯履世路險艱歸邪死邪生邪皆不得顧念身世將有闔門殄絕之憂不勝存歿哀懼之情魄逝心壞計日待盡繼念門祚安危冀綴須臾尚在吾身身死之日此煢煢者詎之速絕必非君之明惠所善以爲君地下之憂故復乃忍情彊自寬釋百計以非濬吾哀天乎神乎其繼令而能久生乎吾力能祭奠之死乃不能以一哀酬其酷乎顛聞弔哭者有餘哀吾顧可以已乎雖然妻爲疾患苦二十年吾在外嘗憂其死如未嘗生則今雖悼其亡冀其尚生也或未嘗死嗚

呼君之足哀見於吾言者如是其不可以言見者吾亦不能旣言之也無窮而已矣君之歿距生旹年六十有五子二人孫男三人傳曰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焉余故竊取康子之義輒謚君曰成子冀後世有能知君之賢悲君之遇也道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是日君之誕辰也

終制

士君子行已素位而道中庸亦曰行乎理之所安而已使微有感激徧宕之意則失中失中則失道失中失道君子不由也斯義也蓋嘗有志焉學之而未能亦遵之而不敢悖念及玆衰耄旦夕游泰山恐不獲得正而斃故及未瞑豫言譸出

誠心告汝其倘以素位中行逆我慎勿以偏激失道悖我曾子不云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念之哉

一我生平有大慼數端不暇悉言大約不孝居其最居恆思之無以自贖惟欲一切自剋損用罰令與汝約我死則必無厚斂毋用纊及帛弟布衾時服襃手足形素棺充木屑斷楮校之楊王孫已爲費矣

一我無名位又寡親識死之日一二執友當相聞外此毋用泚報至於喪儀莫設一切明器虛文概勿用亦勿致客古有會弔車幾百輛者亦有老莊黔婁子與無相而不以爲沾者夫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各安同異毋所疑也

一我幼多疾且窶雖資性尚非底下而未嘗實用功讀書故學無基址長而乞食四方顛沛患苦以紛雜其心愈不暇精誦中年以後始稍稍悔而已時過弗及又羸不堪策厲夜興自捫德無可據道不成章行能鄙薄爲人所忽卒老無聞倘何偁揚即死愼毋乞人爲誌傳等文虛詞赧人使地下增媿也

一我於文事幸及承教先輩龐閎緒言亦幸天啟其衷時有獲於思慮所開悟但僅望見塗轍實未嘗專心淡學之也乎日所爲率牽事應付究陋凡下慚恧不自信已刪隻字不存至其中或有論議所及義理可取者嘗欲別出爲一編久而

求暇以爲與使人營鄙悄棄不如絕其傳猶勝作詒癡符也一待定錄中頗有切言至論牽人事少暇忽忽未及修理寫定又卷帙校繁儻日力不給則壹切焚之嘗慨後人撰輯前人未成之書不得其心徒用已意亂之往往謬誤百出既失其本然又以遺誤來學最是一大恨事故不如其已也至所已刻行數種雖無根柢似於義理尙無大倍處則亦聽後人之棄取可也大意尊聞家誡也非以爲著書然於修已治人之方可得大略用以敎幼學當不至差謬昭昧詹言皆作詩文微言奧旨惟講解太絮爲大雅所不屑要當刪去之雜稿數篇辨論學術道脈似尙該審古之哲人違世言不及家

事非忍之不言將爲不可言也王僧虔誡子曰鬼祇隻淚松茂栢無預子孫榮枯事唐大歷中虎邱寺壁有鬼題詩曰雖復隔幽壠猶知念子孫莊子言豘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棄之而走是三說者吾嘗痛之道光辛丑三月晦日儀衛主人書

攷槃集文錄卷十一終

駢體文

跋彭甘亭小謨觴館文集

駢體之文運意遣詞與古文不異椎輪旣遠源派益歧悼先秦之不復則弊罪齊梁陋駢格之無章則首功蕭李自是而降姝用異施判若淄澠辨同涇渭嗟夫臨潁劒器曲舞公孫河陽猪肉縈參荆國不有子美子瞻孰辨其波瀾之莫二妙諦之無上哉高文典冊漢用相如韓碑栁雅集言鴻苑咸能鏤介邛之泥鑱燕然之石亦可知自命作家奄有百藝必無有專執記序小文陰何雜響以懲龔吹齋是毋非素者矣唐

人號倆熟精選理崇賢之業冠時獨出珠囊金鏡哲匠挺生驅染煙墨搖毀紙札雖復文章淺言不拘糟粕而當其卓然合作猶足書之萬本入人肝脾又況碩達序經房喬論史貞元之詔會昌之集鴻筆鉅製包廓越劉者乎某人某集鬱律沈雄陽開陰闔遠蹈宗軌仰稽前則鴻序兼於眾體蕭子顯賦題名謚議美於碎金誄掩安仁書休曹植論屈靈運銘奪士衡陸倕班掾遠思前比嬌嬌西京自王筠舊手蕭愷才子方茲蔑矣又昔人論仲文讀書未半袁豹先生則器辨服匿字析凡將校讎落葉無慚中壘經田擷秀不讓康成詢所云與人倜出今日始見者與樹世傳經術肆業無忘追尊平生頗好詞

藻而學步知慚顰眉自恥雖經殷侯之談屢被陳王之誚高
文載覯傾仰如何堂下醆明未能默息豈謂一其商榷解讀
郊居類彼汝南論茲月旦也哉

陶雲汀宮保六十壽序 代

蓋聞堯咨四岳則洪水濬其裁舜命九官則苗頑格其德降
而傅巖弼子申甫蕃姬左右咸宜對揚不已惟 聖主必
得賢臣斯天工獲其人代緬稽上世聿等百王詩書所稱德
賢所慕其致一也我大司馬宮保雲汀夫子珠躔毓氣衡嶽
降神宇內榮光人倫冠冕陶唐受氏賓虞在位長沙作祖灑
宇成公杞梓本荊楚之材瑚簋實 廟廊之器渾渾長源洸

洸世胄丞相列表通侯錫祚醴泉芝艸是有源根鳳凰麒麟同絕飛走是以綺紈擅譽羈弗蜚聲雙黃童於江夏兩郤詵於桂林早游西序已開毛羽之奇纔步東堂遂拔風雲之氣故當其在文學侍從也木天擬藻掖垣封事雍容揄揚從容諷議繡衣逐捕聶公子名字傾人驅馬來過桓御史威風戢路其賦政於外也厥志澄清哀矜折獄陳臬而法不秋荼布政而嚴於夏日肥親不椽人知袁尹之賢鄒湛　言其信羊公之德爰自觀察逮於開府莫不道綜隆民功資輔世提衡惟允風聲克樹晉蜀皖吳去思在口齒其訏謨保大烝所藉積如此及乎勳隆望重　天子是眺　嶠衛既晉喉舌維

允節制三方尊倅二伯比之周家淮南有錫召之命方之漢室河南來借寇之請而公益內矢蕭忱外示靜鎮不懸不擾措磐石於裕如匪安匪舒釋機張於省度是故聖人奠川郎以成賦有國作爲隄防方今又控引河淮兼資飛輓因舟楫之利還倉庾之儲荷河決而隄潰必民咨而漕病公乃綜攬三策徵茲水土既下淇園之竹更修鄭白之功或原或委順彼潮宗疏奠啟閉各有法程淇波漲瀉莫能騰害功合二條利並百職若夫鹽莢之利由來自古漢設牢盆唐置亭戶蓋以聊存乎桓寬之議實制美於劉晏之祖末如何矣法敝變生有可恃焉人存政舉將欲姑息在官則榷稅攸關　國用

將欲督責過急則下情中於疾苦　聖心之軫念屢及於
茲邦伯之分憂敢或貽誤公乃取財於地置法以入商民交
恤南北異經閭閻罷淡食忤豈公私得從容之計是皆名與
功偕事將時會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奠阽危於袵席之際者
矣而公與物無忤居身自厚不矜已以伐善不陵人以取惡
莊敬日彊精神純固樗蒲是擯木屑有貯而且禮賢下榻延
賓吐哺俊民莫不景從單門極於善誘風流四聞仁聲遠布
歲之十一月值我公六十嵩辰天壽平格永錫純嘏朱衣獻
八州之祥黃鐘居一歲之首　國恩榮於家慶令德宜而凱
壽　備仕江左實以菲薄見知趨步最親　彌切[illegible]側

想淵深罕窺窺映而游泳和氣會無間阻乃者馳心休禮躋堂之願無由徒磬禱詞淸風之誦何有竊比古人揮言偶壽敢云導美聊以侑觴云爾

水災募捐啓 代

蓋聞旱乾水溢盛世不免凶災任卹睦婣王政急爲先務救荒雖無奇策要必在於撫綏保赤本於推恩義莫先於鄉里桐邑本屬山城亦瀕水國頻年以來荐臻凶潦聲明文物依然足蓋夫他邦蜉轉流亡不幸適遭於此日本縣下車伊始目擊心怦懋攷前令尹德政之所施備閒都人士仁心之所洽一切措注具有章程勿事圖新惟期率舊今昔不無

通變故當移步換形豐歉詎可平衡惟在度情量力爰設印簿徧走高門老吾老幼吾幼推此心飢我飢寒我寒冀宏斯願昔漢伏湛三國駱統遭歲大歉皆曰天下皆飢我何心獨飽嗟呼苟人人共舉斯念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保富所以安貧敢同手實而爲浚削念欲挈斯克易舉式呼將伯而助
助余此啟

孔雀賦 擬

臨淄侯與楊修共載觀乎池沼睹一孔雀遮楯檻而止歎其羈絆不去帽然而歎顧謂楊修曰愚士繫俗亦若此矣蠢生有云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悠悠偕時祇增羞矣且未睹者覽

傳記而遐思恆奇者與常禽而何異使鳳凰而可羈兮亦將同乎此孔翠寡人不憙子言其意修曰唯唯偉炎方之越鳥稟火德於明離挺文章以爲質麗毛羽而儁奇性矜高而難抑貌端正而自持覩宣尼其猶父字文舉爲大兒含淑靈以表異象中禮而利用爲儀故其頸細如鸞背隆似鶴行步翱序和鳴知時金花戴弁綷羽連錢珠毛一寸錦瓣三年擢修尾以自喬暈五色而重圓林木翳薈艸樹交姸剽冠距足晒睞而前囬立指昆閬而遐逝巢雲海以孤騫侶鸞皇而爲友邈衆羽而超然夫何厭江海徙旦田背亦胥千寒泉嬰緡繳物虞羅干絲罥一目加嫮目騙顧紺趾紛紛情異禽之自斷

遂低徊而挑筱網西施於越國遷賈誼於長沙唯飾裝以招
蔡憎潛身而遠辱仰天路而靡鼓雖百悔其焉贖盍患莫大
於有身而眚恆生於失足爾乃竊如趙壹繫類鍾儀雕欄塊
閉故國㝠離栖跱逼畏飲處喧卑縱軀委命韜伏明姿終懷
惠養畢守階墀於是思飛不得欲逝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墜內獨怖急乍冰乍火長鳴延佇顧影咨嗟飄飄羈旅泄泄
關河動莊舄之越吟感靈均之楚些悼辭流而遐徙悟機爵
以修嫮雖容止之若暇實顑頷之已多隔毋子而不見翁將
雛而實遐窺戶牖以騰盼汨余舍而日將斜翔悲心於寥廓
止一隅以爲家若乃春秋殊氣寒暑攸次景物澄廓池館清

愁嶽變繁姿不可殫記抗遥怨以增悲聊咨與而般蹤迺下丹梯迺步櫳房窺鳳旆之蔚茂紛旖旎以修長開宮扇而滿月豐屏錦而高張徐迴身而端盼若好女之靚妝纚摻指而翰匝灼爛爛以流光既而歛翮韜霞整容罷彩體步姸閒貌如有待君子尚其有文衆族慚其瑣猥順馴養而啄宿慣不矜以遠皐何翠翎之足疑識知止之不殆託陋質於隆恩期劾愚而無忘鵰鳥從而陋之曰何茲禽之安德亦繫俗而蒙詬將屑身之未遠豈賦命之不由務舒采以嶄顯履危機之拘因趨東西而怵迫徒辱已而罹憂守硜硜之小諒失曠曠之遠游嗟隨世而流轉等生浮而死休媿至人之遺物乏不

繫之虛舟苟翱翔於恬漠孰栽綮之能酬悼苑風之不作蘊至理而誰求爰感類而增歎奚此鳥之獨尤於是臨淄侯俯語而罷

學海堂銘 并序

昔在堯命羲和宅是明都帝媯巡方興於韶石聖化所被文明大啟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秦置桂林南海象郡荒裔內屬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然珠官之南在九甸之外論者以爲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椎結徒跣不識學義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始設長吏頗使學書觀見禮化及後任延錫光繼爲太守於是教之耕稼制爲冠履建立

學校導之經義故史偁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由此以來沐浴涵濡郡遂有儒雅之士故楊孚爲議郎擢英於省署黃穎爲儒學從事覃思於義書董正通毛詩三禮春秋潛精於聖文此三士者高行殊軌雖或緬焉末之能詳然皆擅世主之球紬究六藝之秘奧澡身文淵宅心道藝湛漬於儒學之場游泳乎篇籍之囿則明分爽揆賾洞文以茹其實而發其華道光乎前聖業炳乎來茲名垂冊籍聲流千載古偁不朽斯非盛與若乃陸公騁其高談虞翻酉其經苑名賢所涖風流惟述經學之士祖述所傳遏彼前良思皇纘哲永贍先覺顧惟後昆豈非闓所不闓允爲伊人之表鏡也是以斯文未替

茲有所承轍岐派別專門亦興越巖儺劉洎吳祖晉要興造盛以迄於今羣經者味道德之華滋測理者分窔奧之熒燭發藻者擷蘭芷之芬馨采韻者激絲磬之宮徵天鍾其瑞地毓其靈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野隨風動都並雲興家自以爲鄭孔人自以爲堅雲莫不枝坿葉著猋飛景從含精吐芒霧煜流光者蓋不可勝記然而士有常習俗有舊風遞有隆替化有澆漓時有升降器有濁清精麤殊會通徹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莫溯浚明爽瞻祖構需同學者徹暗師道又俟虛張流宕優劣非一亦不可同年而語矣夫立乎豫皿百夫邈反爭爲決拾者以有夷羿之善也處於高唐千人撫拊其相唱

和者以有緜駒之工也游五都之市而斤削之伎莫不亘者以鼓鞴者多也擊大斤之鼓而俊造之士莫不臻者以奉帙首衆也何則蓬生麻閒不扶自直素湛於涅不染自緇所以漸之者勢也是以鄭僑不廢其鄉校而文翁特修其學官彼豈徒為虛文哉道有不可易也方今　國尙師位家崇儒門庭序飾館石渠炳文懷仁者屬至抱器者景從纓弁匝序巾卷充庭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淵淡仁風翔於海表元化燿於丹垠於時泰階衡平景雲光潤遐方傲裔側聞邦教靡然嚮風同源其流稟仰太和通人仲彧追龔畔而傳經高士侯君備變柴而習述是以達義之士曜所聞信所

覲執經懷槧雲合霧聚咸自娛於斯文於斯時也大司馬儀徵阮公以文武光 朝經綸宰世秉列精之淯耀降河嶽之上靈海內儀刑當世冠冕歲路未彊學優而仕固以道綜天人理窮墳索入陪 侍從則嚴徐東馬恧其文出典圻封則方召桓文二其迹秉理照物抱神研幾凡軍國遠謨政刑大典既道在隆民則功歸輔世而猶綴詠不倦述作無疲陶士行之貞幹乃惜分陰王仲寶之升朝仍成七志對而爲言孰云不及況乃鉤沈小學形聲必辨研精篆刻彝碣廣集疇人謝其算數羲獻慚其筆札洵所謂黃中通理照鄰知十者矣而公雅言惟讓未嘗顯己所長詮論持平未嘗形人所短加

之以宏長風流許與氣類善誘極於單門品題榮於寒畯雖
尉眺齒牙叔休毛羽何以尚茲平日所至招攬秀髦與之遊
業含經味道之士爭聲而響臻雕章繡采之生希光而景附
英髦輻輳才俊如林莫不抑首人宗北面資敬暨粵之八載
歲躔實沈月應南呂今 皇帝御天下之四年也函夏無
塵海外有謐七曜循度四序順軌斯八揚和樂之聲庶士騰
醉飽之頌公方齋以禮樂沐以詩書扇以和風晞以文德勸
佳旅力淸澄品類尊賢接士敬非損益典文既洽儒化大行
遐邇望風莫不欣賴樂在官之職而中和之詩宣布開集雅
之館而講德之士怡懌昔包漢太守曾穿石室新城小宰猶

建講舍而況宗臣作牧風喻 令德觀廩廩之容偕莘莘之禮者哉於是度崇基練時日儲財用選匠量功揆景正臬礱石庀材經營不日乃搆學海堂於粵秀山址依林結宇背山築室前臨交衢旁隔市宅啟重闉以為門包二山以為曲帶六脈之隱渠抗雙門之巍闕北睎庾嶺巑岏之勢插天南眺重溟瀇漭之屆無際扶胥浴日升其東蒼梧橫雲封其右丹刻翠飛階戺雖立長廊廣平飛檐齊直肅肅焉鍔鍔焉業業焉翼翼焉信學範之鴻規而禮堂之鉅制也衛子產桂陽學校方此為劣雷次宗鍾山精舍曾何足云於是元氣暢月水軫旦中閶門晨啟命車夙駕嚴鼓雷動五校星列雲罕森悠

箟旃轇轕旄頭被繡武夫戴鶡儀衛容裔虎戟交鏦驟靈沛
艾以騰驤百金前驅而負箙殷殷蹌蹌躋躋闐闐以泣乎茲
壁轅旌宿設帟幕高張僚屬旁戾司存先至位以職分屏待
交侍公乃緩帶輕裘弭節徘徊遠覽山川近周堂序修容乎
交闘翱翔於藝圃右延經神左內文虎群士陳書俊民奉贄
升自東除從容講對寄之淡識致在賞意教若風行應如流
水勖以丹青之價宏以青冥之契學無常師道在則是人無
求備一藝畢取等契者以氣集同方者以類萃士咸知已人
盡其器而南州蓋多士矣且吾聞之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海
者所以匯百川也細流不擇象於坎五原泉不舍終於放四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豈不然哉欽樂文軌師
稟前式尙賓之製詞罔虛飾休用我銘庶彼後則其詞曰
赫赫祝融作配赤精是宅是祀位於南行火德眙耀山川文
明兆基上世開國秦嬴茫茫百代視此疆理
有淸函夏曁訖四海涓選師德熙我道揆其來繩繩令問不
已嗣公承之謚休其光姦僞不萌亂邪伏藏畏威慕教遠人
賓將軌物作範恍署文章文章如何烝我髦士髦士未烝公
曰予恥順彼長道播告厥指濯纓振冠部人多有粤秀之山
作鎭明都左綴甌閩右達黔巫洋洋鉅瀆浴走天吳時維形
勝邦之奧區公曰熙哉可用作黌以居學生資其高明爰命

辭幽經營備成萬流之屋湯湯靈水乃瞻豐宇豐宇有象上逴翠微二儀昭朗孔翠晨翔山雞暮嚮樹隱潮飛簷延月上既作學堂羣士孔姣凡我今微由八公後請揭揭元哲鼎來無食槩石贊始永貞於南

漢晉名譽攷　擬學海堂課

昔者三代之人才非有意於榮其身是以未嘗立名也所可得而名者惟循其實而加之以名而已矣傳曰舜必得其名武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詩歌太王曰不殞厥問文王曰令聞不已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貴令聞廣譽施於身八元八愷卽是舉錫之始夷淸惠和用致到今之稱古之人猶

樸未漓實先而名後實至而名歸是以所立甚大以與天下萬世爲道德人倫之準及乎孔氏之門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有狂有狷是乃後世名譽所由歸也春秋列國卿大夫及於漢興將相名臣出身効時大抵爭於功利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賈董數賢而外如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徧於天下光武有懲於此即位之後崇尚節義敦厲名實羊裘釣瀨蒲輪賁廬明章以來風喻彌盛韓棱賜龍淵以表淵深陳寵獲椎成而宴敦樸遠近觀聽爭自濯磨故傳毅有迪志之詩趙壹有嫉

邪之賦劉勗有破羣之論朱穆有崇厚之篇抱玉乘驥蹈義
陵險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無以榮吾身也是故皆嘗立名
昔人謂漢人以名爲治而人材盛蓋指東京言之也夫東漢
之名士就其高者或志在澄清或功存社稷或身繫名教或
才炳儒林或濡足蒙垢或詭時寄巳若三君八顧之目甘陵
汝南之評李郭神仙之慕賈龍鄰鳳之衛荀里高陽鄭門通
德袁雪風清楊金節峻黃香則江夏無雙戴良則天下獨步
莫不淑質貞亮英才卓礫甄陶縉紳藻繢天地至於獨行逸
民之倫及羊續弟五倫之徒或峭覈爲方或可貞苦節雖性
尙分流爲否異適趣舍殊操通蔽相妨情品萬區感致匪一

偏行一介失於周全而成名立方照耀乎古今不傲於天壤

頁有不可得而磨滅者名體雖殊風軌足尚雖僑嬰佐時蘧

史秉節始無以過也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清流所激禍

起鉤黨忠臣義士不容於朝處子耿介羞與鄉相等列蟄伏

艸野至乃抗憤不顧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

其門願得執鞭天下之士靡然慕之於是相與私竊虛名誇

上非高一時如王符之所論崔駰之所誡李固之所諷郭泰

之所規若謝甄樊英朱仲昭顧季鴻嶽班嘗史叔賓黃子艾

晉文經向甫興之徒並皆造作虛譽養生羽毛釣采聲名庶

幾三公之位召徒譁衆臨門四科之門亦蔥颷逝徼逵勒邇

而試之經用言或不酬非之素心迹多乖謬直由實之不副
本之則亾故致毀謗布流咎殃立至古人云士不妄有名又
曰嶢嶢易缺皦皦易污豈非觀聽望深而威名之不易脩乎
故立名非眞純盜虛聲雖致顯譽終長華競論者謂名如畫
餅直有然矣其幸而未顯敗者交游意氣既足盜之於生前
而豐碑鴻文又復榮之於身後直史零落不盡爽世傳誦如
新雖君子與人爲善原不欲洗垢而索瘢而學者難物撰德
或有時據局以疑還蔡伯喈自言平生爲人作碑惟郭有道
無媿今攷其集所箸文章百有四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
銘或曰神誥或曰哀讚率一人而有二碑三碑及童子之誄

珉石自貞訣製莫宣故前人言東京之末文章盛而氣節衰自蔡邕始此其風俗又一變矣三分之際兵戈戰伐籌略輻輳事皆綜覈不尚名譽必若論其端倪則魏吳之士可得而談魏之人士文章以鄴下爲盛名理以正始爲宗而陳琳答張紘書偁河北率少文章推奉二張有小巫見大巫之喻若夫輔嗣仲翔名業足以相敵韋昭何晏華實亦可相當至於諸葛孔明之偁殷往嗣胥于敬之贊呂蒙胡沖之衡樓元王蕃及辯瑩之對吳士陸喜之論辯瑩偁談品題掛酌高下流布簪閒實競南風則江左衣冠文物擅美六朝其來舊矣自是而後風流彌繁覈而論之魏啟西晉之秀吳成東晉之寶

其大較也典午初基洛陽才臧羣士嚮臻翕宗正始最其傑特無如二十四友及太傅越所辟而敗德類行亦莫此爲甚袁彥伯作名士傳以王輔嗣何平叔夏侯泰初爲正始名士稽阮七賢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大抵變漢苦節樂誕放曠以清遠爲宗虛無爲理隆元學而尙淸談疏禮法而賤名教舌本潤於老莊塵柄斷於小品夷攷其人類皆馳騖進趣植私樹黨婾嫚名勢撫拍豪彊嗜慾之微方熾廉讓之源未鏡高者多毗於喜怒卑者直中於貪饕俄而戎馬生郊乘輿蒙塵主臣併命家國爲墟郭章裴卞壼諸人之論則誤天

下蒼生者豈獨一王夷甫哉不特此耳當時清言方競一武高僧開士咸與士夫酬酢號爲大暢元風時以七上人比竹林七賢然觀其意趣亦不能斷諸情妄多以勝歷爲心所謂般若觀空漚和涉有者果安在哉若夫士龍入洛爲南士北徙之年洗馬臨江爲北士南遷之始元帝初至江左欲假譽於顧榮賀循以爲收服人心之計甚至謝尙書裒求婚於諸葛恢王丞相請婚於陸太尉玩皆以非族見拒不肯與婚則江南士大夫高標峻格畧可想見然渡江名士若劉惔王濛褚裒周顗輩實海內之望故褚自贊於金閶亭而南士大驚周割牛心炙以啖王逸少而王以之發名則江左之盛借重

於北土者亦多矣當時南北互爲軒輊其後乃漸合爲一自是以逮梁陳江南人物聲華赫奕遂爲天下弟一而北士或瞠乎後焉顧生民之秀不限坤輿桓溫一見王猛謂曰江東之士無卿比者沈慶之初輕北人及自魏還乃知洛陽人物衣冠非江東所及又其始文采風流但箸美於本身繼而婚宦功勳遂各矜其閥閱落落高門英英華胄移牀遠客造席無坐天子所不能命佞詔所不得進亦云甚矣逮及李唐而河北崔盧江南王謝屹爲氏族之望而不替善乎裴子野之論曰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帥

潭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門族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是知苟且之俗傲慢之禍當時識者病議已爾迨自漢魏三分逮於隋唐一統五百年閒更姓易號者十數君自梆垂臣各名世嚮猶被宇冠蓋雲浮學者川流處士山積鉤深致遠蓋未敢量而較其風流不甚相遠其在星辰翊運固以神功無名若其河嶽鍾靈亦復國華表瑞斯爲上品無待於言獨是古今以來闡契姱修者寡纂習耀世者衆但慕其華不尋其實雖佳傳穢於千斛碑版照乎四裔而茲世譏評後人檢括妍媸眞僞無得而逝無實而竊其名雖揚子雲不免世議而況不及之者與是故張衡思元

多傷闇戢劉劭志物有謂風人論者謂三代而下無全才豈非近名之累而飾誠僞己者貿與彼其勤志研學道會處際風調文章不可一世亦所謂斐然成章者惜乎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矯尚甚下才豐識寡率皆以其聰明辨慧之姿飾其傾欹苟容之情不勝其私忿慾之懷而坐昧夫明哲保身之誠若諸葛恪隱蕃暨豔何晏鄧颺夏侯元殷浩仲文范蔚宗沈約王融崔浩唐八司馬之徒叫呼銜觸汗血競時甚或自比管樂及乎敗露百出滅身致咎猶以名士自多豈非不知所以戢之乎蘇子瞻有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不爲阿坍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

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吾嘗論六代以來文士之論及於魯連子房而止雖其庳識未閎至道亦豈不由偏激矯噴不屑之韻有以折服其心與夫容容者固不能有所立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詩曰靡聖管管不實於亶又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俛仰古今世運升降人才偏全之故消息甚大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攬孔氏之微言究三代之絕德夫豈揚子淵騫班氏人表劉氏世說臧否在予唯世所議謂撮其品題人倫斯在稽之九品可得而盡與淮南子曰乘舟而迷者見斗極則悟莊子曰小人之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君子之所以驗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

之所以驗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蓋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所
履愈上所遺愈下故曰名可得恆士而不可致非常非常之
人非有意於名亦非有意於逃名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貞
期難對則甘是堙曖全性守貞不爲燥濕輕畧淺渫未臻其
分清濁未議其方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睹其驗詩曰
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君子所以
存其誠也若云徑路絕風雲通身彌後名彌先猶邀名之捷
徑非所云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漢晉
之士駕易去就則三代何遠焉故鄒魯之統千四百年至宋
而始續

謝鄧中丞啟

方東樹頓首謹啟嶰筠中丞閣下程太守囘攷院奉到頒還先人屈子正音一書伏蒙擺落常調手筆具書子細詳論究其巢穴復命賤子卒據胸臆見知逐條申答以非至是不必迴隱太守具道臺指欲爲代栞不圖感德波恩絕學獨出遂使今世獲遇茲奇祇聞之下忻忭起舞繼之泣下謹將所下糾發悉列注中依以爲憑庶覽者去疑無壅宿滯豁如夫幽蘭生谷惠風爲之傳其馨菌若在陂杲日爲之發其色蓋物理之精感自然相遇而造化之皆汎本出無心若夫元音奧眇與天下之至精絕學微茫索解人之難事知元不作切韻

誰增元朗既興經讀悉正伏惟閣下珠躔降德辰宿儲精濟北顏淵闕西伯起半千作宇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四七傳封衍廿八將通侯之祚官曹盧

聖登黃閣於妙年裴冕隆民制青萍於利器建隼旟而臨千里擁熊蕃而撫百城固已道濟蒼生功資元化然猶仕優則學海納歸墟武庫文河研幾探賾張安世之闇誦三篋無忘馬賓王之論事片言不易爭飛毫翰則一品之集傳精研書田則七志之編作加以倒屣下士懸榻禮賢汲引忘疲獎提無倦收泥沙之小善振幽滯於寒門塵路難逢入雲早遇樹先人空山隱霧幽谷潛姿修行明經潔身浴德甘韋布以長年竟松筠於歲晚百齡飄

忽一命不霑痾恙侵陵遂從上隴陳太邱之積善燕雁無聞
王仲淹之爲儒白牛空老平生著述不無秋氣之悲壯咸編
摩寶動幽人之怨人非龔勝或帶楚風迹異湘纍偏吟騷些
比因九歌山鬼翻新陌上之聲蹇喔咿嘶竄亂寒山之句賛
昌朝之不作孰爲辨音毛居正之不逢誰能正誤二百二十
四字不徒陳氏之疑一萬七千餘言用續垂白之注職姝外
史匪達書名事迫當仁聊存簡策樹幼而失學長更傷貧蹤
迹飄零命途坎壈或靡依如任彥昇之兒或全生如鄭莊公
之弟惟班超能讀父書徒自中夫狂疾惟適于宦傳家學迺
不好於紙筆是以遺編斯在竝積塵埃手澤雖存多從蠹蝕

每懷茲事常積酸辛何圖臺慈遂垂存錄聽清音於爨餘收夜光於赤水明示題目曲賜丹青敬述淺聞上酬來教樹闡音學之起實本聲氣之原擊轅拊缶應風雅而咸和破斧登天搆鬼神而寫韻天籟地籟參吹萬之殊聲笙均磬均象舊雷而爲豫輕清重濁變出自然喉舌齒脣遞而相及於是聯之以雙聲紐之以疊韻參差窈窕標萬古興物之風流燦爛鏘金播广戠懷人之雅韻是知中天帝陛已傳喜起之歌何必蠻府參軍始辨娵隅之句夫聖不虛作六書固曰審音而祕未全宣兩漢惟傳讀若設法以取之立度以均之反切由是而興焉韻書因之以起矣然而孫劉釋音雖精於耳學或

若馬班作賦仍病於聲牙周沈以來四聲斯顯平上去入固神解之所獲天子聖哲爾常語所易知由是而呂忱孫愐則源流祖搆李涪沈重或臆說滋訛顏之推譏江南學士自爲凡例魏華父詆魏晉俗師彊立兩音疑今韻非古韻大略椎輪籃縷篳路平心而論吳棫之功實維俑首特四聲互用猶昧於不煩改字之旨卽兩界相通終未達古音緩讀之故夫古今歛侈有異讀然後有協句叶韻之非省轉假借有本音然後有字母等韻之法要之雙聲疊韻在前字母等韻在後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謂古人不知疊韻字母起於唐季不

可謂古人不識雙聲祥衍以還韻書併省日趨陋妄守溫而
後華梵爭辨謚厲歧旁爰及近代通儒崛起陳弟顧絳始溯
源而精騖江永戴震繼沿波而討論本證旁證易音詩音並
驅六經之中獨立千載之後其餘撰述各足專家莫不辨晰
磝碻讀遡雖覓盚臻眞境自發天藏不比狂華徒生客慧閣
下神曜得道闓解過人凡茲發守而鉤沈悉足匡繆而正俗
昔陸灋言之定切韻商榷者八人許祭酒之作說文覃精者
二紀未有政餘之下旬日之閒手揮目治丹墨紛下併部分
部了無遯形从字从聲具達神恉足使李登失色呂靜歎嗟
雖荆玉抵鵲多輕連城之珍而阿膠淸河祇用一寸之寶然

猶衣成鈇袂式表志於謙冲海絕河名並忘心於句寄闡幽敷悳亞雅契於遙年同術興哀託神交於曩日年如可逮風雲於忤白之閒道不虛行慨侘於文昌之府蓋取人之長即是兼人之美與人之善即是同人之樂爰歷博學併合倉頡之篇急就凡將斟酌揚雲之手沈隱侯之答陸厥始難言焉徐騎省之得李冰是有取耳嶧陽水絕無離德莫化矜情歎茍公未遇知音徒開怨府是本巨衡用揣鈞石將為木鐸以振聾民後人未易雌黃世閒等不可少講之者嘗不得其彷彿傳之者豈能喻其精微媿比善財童子何曾義得真傳僅遇采鸞仙姬定復書成音本式寶茲編永與松楸而其感竊

推此志貞偕日月以爭光下情無任感激悲荷之至冉此謝
辭終知不盡謹啟

擬進安徽通志表 代

伏以　大圜在上六合共仰　堯天中土宅尊九州攸同
禹迹日漸日被日暨遠　登邁於帝風爲墳爲索爲邱
寶權輿乎地志夏書五百里弼服邦教當舊武揆文漢家十
三部收師使節在省風問俗惟　皇圖式廓臣職方舊界
之能包故正域是區爲江南通志所難括爰攷安徽之分省
實居江左之上游州統維揚兼帶豫徐之域鄉宋荆楚錯連
梁宋之郊三十度四十五分測北極之出地十二舍二十八

循紀南斗之分星鈐轄不常併唐宋東西之道路廣輪若計
半魏吳南北之山川塢濡須而堰涂塘人謀昔甚戍雷池而
屯博望天塹茲憑橫江樹於歷陽和州舊名西府聚米鹽於
當利姑孰夙號南州控扼之雄壽春實江淮屏蔽瀕江之險
虎林亦兵馬要衝雖恭逢 一統之朝無庸夸夫形勢而坐
攬千里之治惡可昧厥提封若乃虹縣開國似封建之最初
相土名城實王畿之僅見塗山執玉開貞觀王會之圖灊嶽
燔柴肇漢武登封之祀至於軒黃遺迹天都特箸爲圖經水
道提綱中江大書於禹貢小孤大峴襟江阻陸之奇九華八
公選佛昇仙之地淵濠汝潁衍派者達淮泗而交流漸淅滁

泖朝宗者匯江湖而分注攸居陽鳥巢湖疑彭蠡之名不利
逝雖大澤陷爲江之路觀其原隰沃衍擅穀粟布帛魚鱉之
饒人庶殷繁蕃商賈百工技藝之衆古誰名壤猶龍之所誕
生漆園近郊蒙麥於焉寄傲仰先賢於瀬上管氏豈軼荀陳
崛大儒於浙安徽國道齊鄒魯又若屛鄧艾之倉箱繼劉錡
之旌幟則名臣之功業可稽也吟謝眺之靑山弔謫仙於秋
浦則文士之風流可挹也至於鎖支祈於泗水漫稻田於芍
陂會吳子於橐皋盟宋公於鹿上橫江有渡會濟秦皇小峴
爲關貫弁伍相粤溯秦周而上聯十八國之封圻下逮漢晉
而還綜二千年之事蹟不有志乘曷以參稽況値　重

熙累洽久已浸潤澤而大涵濡謚惟　懿典　鴻謨無非敷
陽平而流愷悌移風易俗一日而周百世之謀立紀陳綱一
方而具天下之勢蓋稽　文武之政在方策始知
成康之化洽人心　世祖皇帝　膺受籙圖
肇造區夏　戚弧震疊命師而下江南　廟算綢繆建
官而設綏撫　聖祖皇帝蠲租賜復　膏雨渥被於
南邦　世宗皇帝析縣升州　至計速周於江國
高宗謚鴻　霈澤　寅紹　謚謨免江夫河
灘之征分支闢瀞額之數　仁宗盈觀　成憲
遹駿　先聲加撫　頒　提督之銜安客戶棚民之叢凡

茲　列聖之經猷悉關此邦之掌故將欲敬宣夫
德意允宜首冠夫　絲綸是以前撫臣　某先時陳奏捌意
抽言臣　某接任編摩克終成事竊思方志之采本小史外史
之司聿攷官撰之書始元和元豐之世篇隨國立放謝莊分
理之圖文與人增踵樂史寰宇之記事以述而兼捌損益沿
革鉤鈲維詳地本劃以爲併僑省合離僞名慮混紀八府五
州之華實田賦物產同登副一揚二益之籙昌城郭山川並
罷部分類別風土職貢之周知綱舉目張謠俗官師之畢備
臣學術譾陋性識愚蒙未具三長才詎論於載筆庶幾一得
慮竊比於張羅圖表志傳撫百氏之遺編文物聲明攷一方

之成事悉從論纂掇前人未有之書皆有依憑昭　盛代
不築之典欽維　皇帝陛下　堯勳巍蕩　舜德
文明　赫日月之照臨括宇宙而包冒九服四表遐邇仰
光被之休一道同風上下格　欽明之化　攷制度興禮
樂羣臣絕企於　清光　開校序觀人文千載獨高於
聖學　睿思冠古涓埃何補於　高深　健德同
天省覽彌勤於　宵旰徵文獻而上供　史館守土者職
分宜然飾疏庸而冒瀆　宸聰獻芹者心思終妄成書異
淮南之數久淹歲月於三年稽古匪涑水之精敢望　披尋
於　乙夜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爲姬傳先生請祀鄉賢公啟

爲籲請詳　題崇祀鄉賢以彰學行事恭惟　聖朝稽古右文肇隆儒術理方訓俗首重崇賢祭於瞽宗釋奠爰稱先老載於祀典祭法惟報有功蓋學行克助夫民成斯馨香不遺於　王制職邑已故原任刑部郎中嘉慶庚午重燕鹿鳴　欽加四品頂戴姚鼐誕茂淑姿應期名世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宏業勵翼羽儀升　朝校書　天閣則妙盡圖籍典試方州則光昭髦俊道不希榮棄官從好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國爵屏貴家人忘貧其爲道也禮義是則詩書夙敦砥節勵操直道正詞和而能峻博而不繁承親則孝齊閨

參友悌則和如琴瑟然諾之信重於布衣敦睦之行著於至性淡心追往遠抱惜素秉彝秉直不隘不恭其爲學也攷覽六經囊括百氏鉤深探賾測奧研幾收斯文於往茲拯微言於未絕發明周孔和調漢宋多所撰述於學無所遺作爲文章於詞無所假飛辨馳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采流潤海內推爲儒宗學者仰如山斗於時州郡順風名卿虛禮纓弁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雖泰山太守北面高密瀛州學士師資河汾無以過之而且翰墨風流則羲獻矜其筆札詩篇遠播則甫白其其歌吟哲人卷衎衎往前載先民既殁德音猶存迹其孝友溫恭懿行均淑是宜留

史之行也學匪偁師文取載道是有韓歐之望也鄉評旣協儒林冠冕有合祀典無愆禮制爲此公籲申詳 題請鄉賢以彰學行庶幾仰明 崇祀俾芳烈舊於無窮渥荷 憲嘉自俎豆榮於奕世相應備具事冊並鄉族甘結呈送 查核詳請施行

祭都城隍祈晴文 代

竊聞詩歌有渰大田登俶載之歌書儆曰狂洪範著咎徵之應甚靈輿膚寸銘功則頌徧爲霖蜺見崇朝行路則怨深其雨際德城之維夏正麥氣之迎秋豈意滂沱迴姝霢霂濃雲[illegible]靄飛下地之爲穿疾雨翻盆疑高天之有漏逾春期於一

百五日難希玉粒之滋培匯洪流於三十六江竊慮金隄之岌殆職膺守土念切憂民疾人事之不修維淡內省冀天心之垂愛謹致虔祈仰叩明神代陳聰聽伏願靈風轉旆開眸而迅埽陰霾杲日馳輪舉首而攸瞻佚蕩值鬱煙之息影韡拯迷津祝義曜之騰輝長游霽宇五羊兆稔願監觀薦偕之丹誠三家書年勿屢見涉波之白踦上告

鐙宮銘 幷序

道光壬寅三月夜見鐙暈徑尺許圓三尺許重輪其外邊卵色如天青約寬二寸其內輪猴紅霞如金在鎔可六七寸四面皆見其象如齒豕㲦不散偶起挑之則豕

翠倍鮮明光耀可愛自是常見其暈益大徑至二尺圍至五尺其外邊翠色外復加絳色一重約五六分如世俗緣衣闌干者然念雖爲幻影斷非妖異不吉之祥但不得以情識非想妄逐因名之曰鐙宮作二詩以記之頃時修證差精進於前始憬然悟此確如性光見象乃系以銘詞菩提薩埵三世諸佛必當護念印可

觀是鐙宮如滿月輪中無一物及諸色塵無相三昧佛性法身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不起於念受想行識不取不舍無著無擇如是我見稀有奇特性無生滅此仍有之性在作用此實無之以此云性厥義猶疑六祖親宣三身四智自成所作

圓鏡不異徧周一切應用無滯但依此觀五八其位是爲戒行是爲寂靜無相有相卽慧卽定合之無得六宗並證菩提不昧般若常圓太虛縣象不滯中邊依此證修凡情際斷禁自污染他非莫嘗

二心銘 幷序

自三月閒見此鐙宮及此歲終夜夜見之其有不見者一月之內或三數夜耳此鐙心火吾本心之相枉佛氏謂之眞如謂之本性謂之主人翁謂之法身其外重輪吾之知覺靈明也枉佛氏謂之般若謂之報身近忽見其中心火時分爲二其一凝然不動其一游移動走相

距一寸或二寸三寸乃至五寸不一晃蕩不定恍惚之頃復合爲一須臾又分吾始疑眼眵瞋障瞠目凝睇釐然二形也固知淨眼不生空華然火固一火也今既分爲二則必有一幻者於是憬然悟曰不動者吾之真心也其動者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也佛氏所謂百千億化身也無明緣行行卽此物也著境起念念念上便生邪念者亦此物也南陽忠國禪師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者亦此物也牧牛師曰一回入艸去者亦此物也然後始知范女及程子謂心無出入指不動者而言不如孔孟有出入者審諦圓到成實不錯然妄無自體依真而

成何有無眞之妄居然獨立是以諸佛上聖皆務揀妄存眞因系以銘以通儒佛兩家之理用自證焉

心本一心是一非二因物有遷隨析而離其眞漸隱其僞譸甚邪妄熾結離輸同病無始劫中積習相交乃至未感亦恆動搖偶嗅荷香一根已躓六塵全集廼月搆禍斯理既顯毋爲物勝操存舍亾亦佛亦聖

研銘五首

靑花方研銘

質理縝密體素宏正式是淸華彌欽德潤與文吐思莫窺淵映置之座側水石雙鏡

井字研銘

石田雖瘠井其陌阡以貽子孫力亦逢年

大方研銘

其心坦以平其質廉且貞其應虛而盈舍之則藏用之則行

橢圜研銘

乾涅升斗水錯磨廉貞性徒言心不轉斯文久吾病

王康訪長方研銘

內含玉潤外表瀾凊立身貞固栽心坦平以此書獄常非其

生借蘇公語當今自銘

杖銘并序

余年七十四猶能彊步家仲山以杖見贈因銘之以答
其惠
顛無與扶危無與持彊曰杖汝仍力自支履道坦坦幽人徵
錯蹶者趣者捷徑竊步止險念忽見眞行正始勉綏安於動
得定

攷槃集文錄卷十二終